



文章類選卷之十二

論類

仲尼用論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
 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
 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
 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
 焉弗聽

仲尼論政寬猛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
 刃民狎而斃之則
 疾數月

而卒大叔為政不忌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崔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崔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仲尼論賞仲叔于奚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文闕石

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相子相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子產論伯有為厲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
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
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
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
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
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
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
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
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
爾國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
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子產論晉侯疾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
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
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
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
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
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
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
洧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
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
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
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祭之若君身則亦出之飲食

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所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子罕論向戌去兵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敵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叔向論楚令尹不終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疆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晉

而安之疆不義也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叔向論楚克蔡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叔向論楚子干得國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象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

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
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
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
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
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
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
相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相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
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
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
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
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犢
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卻狐先
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天方相晉
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之國有與
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
以異國

子西論夫差將敗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
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
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
不取費在國天有畜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
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
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
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
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
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

已安能敗我

史蘇論驪姬敗國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
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懸
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
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
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
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
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民外不得
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然而又生男
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
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
本必復生塞水不自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
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

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
也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
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
殺大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
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
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
國者齊相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
而進之相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
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
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
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
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

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季文子論齊侯無禮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晏嬰叔向論齊晉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

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御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欒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不悛以樂惱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諛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

况曰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所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所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所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子服景伯論黃裳元吉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手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史墨論季氏出君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相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

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朮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煩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

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

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劉康公論成子不敬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

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伯陽甫論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北宮文子論威儀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

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

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辯類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區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

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
嫌名康王釗階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
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加
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
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
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
上章及詔不聞諱游勢秉饑也惟宦官官妾乃不敢
言論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
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
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
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
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
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
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官妾則是宦者官妾
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辯列子

柳宗元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
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
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
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
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
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
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
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
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
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徂公紀渚子渚音季咸
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
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

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揚朱力命疑其揚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

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辯晏子春秋

柳宗元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且其言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

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
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厲
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
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堯舜說

蘇軾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堯將遜位遜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
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
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
遜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之逃隱夏之時有辨隨務
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以簞食豆羹見
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足信也

辯四凶說

蘇軾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
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
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
故其言時有可攷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
皆窮姦極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
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耳若四族者皆小人
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皆非
殊死亦不廢棄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其左氏之
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
則堯不足爲堯也

皇極辯

朱熹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
氏傳註訓皇極爲大中而後之諸儒一皆祖其說嘗
以經之文義求之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
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

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屋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旣誤於此而失之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於洪範之文易皇以大易極爲中而讀之則所謂大中則受之之屬爲何等語乎故予竊獨以爲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標準也人君以一身立乎天下之中而能終其身以爲天下至極之標準則天下之事固莫不協於此而得其本然之正天下之人亦莫不歸於此而得其固有之善焉所謂皇極者也是其見於經者蓋皆本於洛書之文其得名則與夫天極屋極民極皆取居中而取極之意初非指中爲極也則又安得而訓之哉曰皇建

其有極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曰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極而於五行焉得其性於五事焉得其理皆因五福之所聚而又推以化民則是布此福而與民也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言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以此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天下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者言民之所以能若此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者言君旣立極於上而民之從化或有遲速深淺之不同則其有謀爲操守者固當念之而不忘其不盡從而底於大矣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言人有能革面而

以好德自名雖未必出中心之實亦當教以修身求
福之道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曰無
虐筴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蓋其行而邦其
昌者言君之於民不審問其貴賤強弱而皆欲其有
以進德故其有才能者必皆使之勉進其行而後國
可賴以興也曰凡厥正人旣富乃穀汝弗能使好于
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
用咎者言須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而後納之於善
若不能使之有所顧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
不復更有好德之心矣至此而後始欲告之以修身
求福之說則已緩不及事而其起而報汝惟有惡而
無善矣蓋人之氣稟不同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
聖人所以立極於上者至嚴至正而所以接引於下
者至寬而廣雖彼之所以趨於此者遲速真偽才德

高下有萬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矜憐撫養懇
惻周盡未嘗不一也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
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
極歸其有極者言民皆不溺於己之私以從夫上之
化而歸會於至極之標準也析而言之則偏陂好惡
以其生於心者言也偏黨反側以其見於事者言也
遵義遵道遵路方會于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
于極矣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者言人
君以身爲表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一
皆循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曰凡厥庶民
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言民於君之
所命能視以爲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而有以
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

王者言能建其有極所以作民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建立標準。子育元元而履天下之極尊矣。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其大指蓋如此。雖其雅奧深微或非淺聞所能究然嘗試以是讀之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者。但先儒昧於訓義之寔且未嘗講於人君脩身立道之本。旣誤以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辭而舍洪寬大之意因復誤認以爲所謂中者不過如此。殊不知居中之中旣與無過不及不同而無過不及之中乃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以毫釐差者。又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名也。今以誤認之中爲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則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皆是物也。彼其是非雜揉賢不肖混殺方且昏亂陵夷之不暇尚何歛福焉。

民之可望哉。吾意如此而或者疑之以爲經言無偏無陂無有好惡則所謂極者豈不實有取乎得中之義而所謂中者豈不實爲無所去就憎愛之意乎。吾應之曰無偏無陂者不以私意而有去就爾。然曰遵王之義則其去惡而從善未嘗不力也。無作好惡者不以私意而自爲憎愛爾。然曰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則其好善惡惡固未嘗不明也。是豈但有包容漫無分別之謂又况經文所謂王義王道王路者乃爲皇建有極之躰而所謂無所偏陂反側者自爲民歸有極之事其文義亦自不同也。耶必若子言吾恐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上則流於老莊依阿無心之說下則溺於鄉原同流合汙之見。雖欲深体而力行之是乃所以幸小人而循君子又何以立大本而序彛倫哉。作皇極辯或曰皇極之爲至極何

也予應之曰人君中天下而立四方面內而觀仰之者至此輻湊於此而皆極焉自東而望者不能過此而西也自西而望者不能踰此而東也以孝言之則天下之孝至此而無以別以弟言之則天下之弟至此而無以過此人君之位之德所以爲天下之至極而皇極所以得名之本意也故惟曰聰明睿智首出庶物如所謂天下一人而已者然後有以履之而不夜豈曰含容寬裕一德之偏而足以當此哉客曰唯唯因復記于此以發前之未盡

無極辯

朱熹

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辯詳矣然以某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

貫哉既蒙不鄙而教之某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也聖人之意正以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湊將來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

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
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
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
而屬乎五行初末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
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
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
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
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說出人不敢說
者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拘
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
傳之秘非但架屋上之屋疊床之上床而已也今必
以為不然則是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
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

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一陽者是
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
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兩名初無兩躰周子所
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
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
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又初無
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非則是以太
極為有形狀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
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
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
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其前書所謂
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
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本乃
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

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故分明老兄猶以爲未穩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老兄且謂太傳之所謂有是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空虛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耳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於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以爲如何

東西周辯

吳徵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鄆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管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郊鄆於今爲河南又管瀍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鄆及犬戎入寇弑王諸侯逐犬戎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畏戎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于皇晉師納之入于王城入之次日猛終丐及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于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

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
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
官職是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
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
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以鞏與成
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
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
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也顯王
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
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觀
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
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王五十九年秦滅西周
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
亡秦遷西周公於愚狐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

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
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周對洛邑爲東周而言也二公
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
成周爲東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十有二王
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
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
赧一主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
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今以
西周稱夫周末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
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
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
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爲王東爲公矣知東之有公而
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
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

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觀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東
赧一代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
縉雲鮑彪註謂西周正統不應後於東周升之爲首
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誤者
既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爲赧
王別謚反以徐廣爲踈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
說鮑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
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
秦仲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鎬之於秦已四百年於
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
都于彼哉高誘註曰西周王城在河南東周成周故
洛陽辭旨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爲鎬京
也乎鮑又云邠鄆屬河南爲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
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
邠鄆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
作者我無是也夫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
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
士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爲之作東西
周辯

議類

入粟贖罪議

蕭望之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
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
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
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
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
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
因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

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
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
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
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下惠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
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
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
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

復議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求惟邊
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
天年父子相失今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
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
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貨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
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
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
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

賢良文學罷鹽鐵議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
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
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
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
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
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
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
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
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

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費用開均輸以足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業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

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則物騰躍而商賈侷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彊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

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
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
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
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
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
姦之能成三相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
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
郕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
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
一鹽鐵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
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
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
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
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
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
仁義即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
之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
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
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
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
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
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
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
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
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
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
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
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於人事乎故利於此

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也與哭孝
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
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
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
以縣官開園池摠山海致利以助貢賦脩溝渠立諸
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
收之利池籟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
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
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
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
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
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肥肉國有飢民
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相食豈持腐
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水食縣

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
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
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
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
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
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
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
囿池籟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
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
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
學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
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
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
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

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好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飢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友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唐園則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

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裹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荅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從往古之道臣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且事隋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

悒悒而不言丞相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愕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耜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

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揚可告緡之充禁服張大夫幸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廼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糲飯肉食無而為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

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急於禮義故
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
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
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
騎驂貳韜駟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
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
已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縹錦縑常民而被后妃
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
飲酒膾臠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
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家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
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脩其祖祠以
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析名嶽望山
川椎牛擊鼓戲倡儺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
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急

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貴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
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鍾鼓五樂歌
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
板塋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斲今富者繡嗇題湊
中者梓棺槨槨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
則有醢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
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
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
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隣有喪春不
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
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
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
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聚而已今富者皮
衣朱絡繁路環佩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

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
重幣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
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
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
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
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
行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今當耕耘
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
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
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
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
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
之蠹也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
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

丞相曰治聚不足柰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魯示
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
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平
市利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
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
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
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何聚不
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
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取直言面
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
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
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
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
侯隳壞其緒毀其容館議堂以爲馬廐掃舍無養士

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
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
蒙素飡之耻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
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况行之乎今欲下歲
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索文則被不工之
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
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己己不
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
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
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
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
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
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
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

相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主一郡之政一人
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
主有私人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
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
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
政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
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
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
已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
正鄧皙之僞今一一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
之無爲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
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
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蹶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爲民
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鉏惡草

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獫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魯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已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罟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飢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械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

具則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不給民用鹽鐵賈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糞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管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鞅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嫂叔舅服議

顏師古

議曰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慎終追遠敦教風厲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承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達之遺指所議兩條實爲舛駁特降絲綉俾革遺謬歷代之所不寤儒者於是未詳超然玄覽獨照深致竊以舊館

脫駢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况乎昆弟之妻
嚴親是奉夫之昆弟實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絕於
五服當其喪沒闔門縞素已獨晏然玄黃莫改靜言
至理殊匪弘通無益關防寔開淪薄相爲制服孰謂
非宜在昔子思宣尼之胄爲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既
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
緣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既小功舅乃總服曲
生異義茲亦未安秦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崇重寧
非密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請爲昆弟之妻服當
五月夫之昆弟成亦如之爲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
疏中節名數有倫惟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至
如舅始爲婦其服太輕冢婦止於大功衆婦小功而
已但著代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重誠愛兼極略其
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並服大功已子之妻翻其
議

毀廟議

劉歆

減降又是厚薄乖衷義理相刑以類而言未爲允協
今請冢婦朞衆婦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筭之
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礙矣謹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
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
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
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
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
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
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
祖宗並列子孫雖欲壞大顯揚而立之鬼神
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猷猷最疆於今匈奴是也
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
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
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
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
冒頓始疆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
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
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也京師及四邊歲發屯
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
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
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
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
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
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
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
掖以鬲婁羗裂匈奴之右肩巢于孤特遠遁于幕北
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
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
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刑度改正朔易服色立
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
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
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
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

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

凡在於異姓猶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大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散又以為禮去事有殺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二時享歲貢終王祖祢則日祭魯高則月祭矣而游廣親之殺也聖人昭其祖則孫常與祖無此不遷廟之殺也聖人昭其祖則孫常與祖無矣所本上順故無廢而為聖人昭其祖則孫常與祖無矣

議 魏曰考觀諸儒之
劉歆傳而篤矣

象古建侯未可議

魏徵

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又皇家兩漢之大啓
山河同契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柏有邵陵之師諸呂
稱難朱虛奮北軍之謀九鼎絕而復安諸侯傲而還
肅比夫秦之孤立子弟為匹夫魏氏虛名藩捍若因
圖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不一存
始蒙聖帝敷至仁以流玄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朝
棄之為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
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
必不安粗修則事在末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
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歛則人不堪命其未可
三也王畿千里征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
之外今並分為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
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帶蕃夷黠羌旅拒
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
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未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貴
在相時或未可理資於通變敢進芻蕘之議惟明主
擇焉謹議

斷屠議

崔融

議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材祭
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
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鑿刀烹之鶴鼎所以
充庖厨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輯睦萬王千帝殊塗同
歸今若禁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便恐達
聖人之達訓素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如江南諸
州乃以魚為命河西諸國以肉為齋一朝禁止倍生
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加有貧賤之流

剗割爲事家業儻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惣絕但益恐赫唯長奸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衆勢利依倚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人之小心而考古會今非國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爲盡善之言伏惟聖主詳擇謹議

漢高祖僞遊雲夢議

高恭

或曰漢高帝僞遊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爲漢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藏昔者明正五載一巡狩令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

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矣昔崇伯之方命圯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岳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岳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栢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之徒悉以叛渙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耻襲侵之事況光有天

陵遲自雲夢始矣

奏猫鼠議

崔祐甫

右今月日中使其宣進止以籠盛猫鼠示百寮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猫爲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典祀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猫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彼皆以時殺獲爲國家用此鼠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猫受人畜養弃職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此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猫鼠不可濫廁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此恐須申命憲司察視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徼巡猫能致功鼠不爲害臣忝樞近職司聰明不揆狂愚輒獻公議謹議

酷吏傳議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如故體備健順是爲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脩史記作二傳以誠世爾而後以郅都爲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之爲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人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臣斂手仄目其爲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惣列群堅剛忠純終始若一

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勸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推埋沉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爲等夷雜列篇次至于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戲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善官無處父之華異申張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害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辯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之爲失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氏猶不能辨也故斐然成文

復讎議

陳子昂

臣伏見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議曰

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夫枕干讎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訓人亂綱不可以明法故聖人修禮理內飭法防外使夫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能暴亂不作廉耻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竊見同州下邳人徐元慶先時父爲縣吏趙師韞所殺元慶潛爲傭保爲其父報讎手刃師韞束身歸罪雖古烈者亦何以多誠足以激清名教旁感忍辱義士之靡者也然按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之畫一法也法之不二元慶宜伏辜又按禮經父讎不同天亦國家勸人之教者也教之不苟元慶不宜誅臣聞昔者刑之所生本以遏亂仁之所利蓋以崇德今元慶報父之仇意非亂也行子之道義能仁也仁而無利與

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元慶之可顯宥於此矣然則邪由正生理必亂作昔禮防至密其弊不勝先王所以明刑本實由此今儻義元慶之節廢國之刑將為後圖政必多難則元慶之罪不可廢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相讎其亂誰救聖人作始必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義其政不行且夫以私義而害公法仁者不為以公法而徇私義王道不設元慶之所以仁高振古義伏當時以其能忘生而徇於德也今若釋元慶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而虧其義非所謂以身成仁全死無生之節也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寘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嘉其微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謹議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顯號不聞而元慶

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曾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

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受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韓愈復讎議

元報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殺人固自投縣請罪如歸自諸公門發於天性志在狗節本無求生寧失於吏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使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

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西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讎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

世祖封不義侯議

權德輿

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爲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

征之明君君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祖忍時伺臥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爲不義侯愚以爲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爲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若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况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爲刑賞使天下陪臺廝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侯印綬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渙之源棄名器而汨彝訓且以憲令爲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拒靈不道山陽脅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寮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恭祀事凡有疑不敢自尊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名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登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宜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案禮記云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桃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

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禘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唯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禘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爲太祖於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嚮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與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遠之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禘也合食則禘無所主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

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曰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禘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禘禘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爲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

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葬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百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

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旣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于旣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晉文公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旣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敦鞮以昇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

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相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相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與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設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
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負講
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
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
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
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
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
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
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
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
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
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
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
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
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
正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
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
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
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
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
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
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
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
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
區之意取進止

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
學者病焉亦嘗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
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
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
何以徵之孟子書七八月之間旱春秋正月日南至
二月無冰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間者伏讀
春秋至春王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
後世史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
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五年晉
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間於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
交考之童謡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廼書
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絳老人自實
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
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
明文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二年二萬六千
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廼書在二月其
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
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
言月日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
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爲寅月起數哉因是以知
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
之於史冊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
語之語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
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爲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
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
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
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

月爲正爲一月信矣以爲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
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衣色殊徽
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爲春子之
一月便可祈穀上帝矣便可犧牲不用祀矣曰有未
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
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
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復以子丑之月爲正者矣曰
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
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爲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
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祇見及太甲篇之
嗣王奉歸舉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考之顧命
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
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爲如何哉朝而自怨夕當
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況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上
日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
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
法蓋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
全無正也曰或者謂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
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後容
或有之卜偃老人之言廼獻公之世是篡國日淺二
軍始備晉文未興齊桓尚在雖嘗滅耿滅霍小小得
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故毀冠裂冕更姓改物
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爲有據而春王正月之
一辭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立政議

郝經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爲明聖
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
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

爲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爲人
之所不能爲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
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
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爲貴以爲已所當爲
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
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窳殘缺甚
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脩則委而去之耳生民爲
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
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爲之倡率其群而脩之追
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
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饜而
飫爲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
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
染指垂涎放飯流歡始則桴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

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饑之復至矣至於神
器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群起而爭其
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
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
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修完則小康大爲之修
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爲之修而不棄也以
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
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
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
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
熙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
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
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
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

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
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
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
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
帝是皆光大炳耀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
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
於皆爲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
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
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
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爲
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斲彝倫毒海內覆宗社碌
碌以偷生子子以自蔽甘爲慵懦者可爲憫笑也國
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

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
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
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爲既并西域滅金源
蹂荊襄國勢大張兵力崛起阜民物稠夥大有爲之時
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
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爲於是法度廢則綱紀
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
材亡廉耻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
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
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
徹海嶽之銳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
殷天下莫不懾伏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
材爲相定稅賦立造作推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
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

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官聞違
豫之際恣為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既而牽連黨
與倚疊締構援進宵人昇之以政相與割剝天下而
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顯顯莫不引
領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為致治之主
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
究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
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
新弊復生其為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
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
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
其緒餘土苴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為振澡與天下
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
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

不可為使天下後世以為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
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
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
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
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
天下至今稱為賢君王通脩元經即與為正統是可
以為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
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二國名士置之
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
無事天下晏然法制脩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
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為賢君燕都
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為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
是又不可以為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
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

也恭惟皇帝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爲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爲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剛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歛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顛顛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飲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爲之姿據有爲之位乘有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辨姦邪於

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溫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况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綰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爲難而不爲毋以爲易而不足爲投幾孽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群言兼聽俯納責若一代號爲英主臣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旣被知遇而又遠離

軒陛日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避斧鉞冒觸神威庶
姦黨少卻網紀粗立雖萬死無恨

三本書議

陳祐

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于
皇帝陛下臣今越職言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非
不知獲罪于時也顧臣起身微賤臣之先王拔臣於
畎畝之中進臣於陛下陛下任臣以方面之重錫臣
以虎符之榮臣叨居陛下之官食陛下之祿將踰十
年矣是以朝夕感愧每思敷陳國計効死以報陛下
亦所以報先王也儻蒙陛下察臣愚忠以臣言萬一
有補於時賞以不死俾開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
狂瞽冒犯時忌其罪當死死於國計臣之義也伏望
陛下賜以燕閒之暇熟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嶽
之罪舉無逃於聖鑑矣惟陛下仁聖裁之臣聞殷周

漢唐之有天下也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蓋
創業之君天所以定禍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
平也昔我聖朝之興也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雲
合天下響應統一四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之
有也天眷聖朝寔生陛下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
能盡守文之美兼隆創業之基兆民懽康品物咸遂
典章文物燦然可觀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所不能
臣者陛下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
周文景光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
以海內豪傑之士翕然嚮風咸謂天命陛下啓太平
之運者有四民望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
列而言之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理
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陛下揚萬里
之威定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陛下即位之後內難

方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在東然天
戈一指俱從平蕩此天命陛下削藩鎮有釁之權新
唐虞無爲之化將以濟斯民於仁壽之域也臣故曰
天命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三其一曰太子國本建
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非
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
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
源一啓則後世爭之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
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
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謂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
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
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
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
於爲天下不私於己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儲貳

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
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寔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
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
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賴陛
下斷自聖衷筭無遺策故揔攬權綱則藩鎮之禍銷
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文之善經
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法令者太祖之
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爲新制以快天下耳
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
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
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
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
王向化此其勢矣誠萬世一時也夫天與不受則違
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

可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皇儲於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出撫戎政絕覬覦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陛下蘊謙光之德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之塗炭乎願陛下熟計而爲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矣其二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勵精爲治頃年以來建官分職網理衆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叙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修軍政嚴武備闢疆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畏服此

之任也若夫屏貴近退姦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著明紀律總百揆平萬機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夷緘之以利鎮之以靜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且皇天以億兆之命懸之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

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外路
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賞罰黜陟
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
定名之實法有書一之規矣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
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
起忿爭之亂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
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夾
輔王室叶贊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
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
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
使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殫心夫如是
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子未覲
天顏東南一隅未霑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
尅日而待不足爲陛下憂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

政未通群小流言熒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
壯士之心鉗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爲賢以盡
節爲愚以告訐爲忠以直言爲諱是皆姦人敵國之
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
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夔臯爲臣伊周作
輔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
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今大臣設有姦
邪不忠竊弄威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
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賴小人不爲鄉黨所齒
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
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也惟陛下遠之則天下
幸甚其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
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其來尚矣蓋天地間有中和
至順之氣生而爲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

以聖王遭時定制不惜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
愚以爲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
君臣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
皆生於曩代而獨不生於當今哉顧惟陛下求之與
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
爲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爲至公而輕選舉是皆
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
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
霸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章然著於天下後
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於耕耘或求
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之獻言而入侍或由
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老廉貢舉之著遭
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
于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

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
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
劣之間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
鯉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
同期於得魴得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
科以盡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
士并歷顯官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
故一也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
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頒
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
外繼以門廕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勲賢並進如
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盈朝
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時雍丕變政化日新
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

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爲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爲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譬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計莫若衆建諸侯而以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以誼言爲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矣董仲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踵亡秦之餘敝唯崇尚虛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爲更化而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

治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爲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寔驗於此矣向若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之極必不至此漢之爲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暨乎有唐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爲心而魏徵之倫耻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誠懇懇志在納忠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祁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于上者也在此脩人事以應之故祁寒則衣之以裘甚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變也蓋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於循習昧於變

通冬之裘且加於流火鑠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堅
冰埤地之冬將見嚴酷癘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蒼
天地之正筭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
臣愚切謂三本之策若施之於太祖用武之世有所
未進行之於陛下文明之時誠得其宜矣此寔天下
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
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興太平之化可以
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猥寄外藩
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戇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
之至

